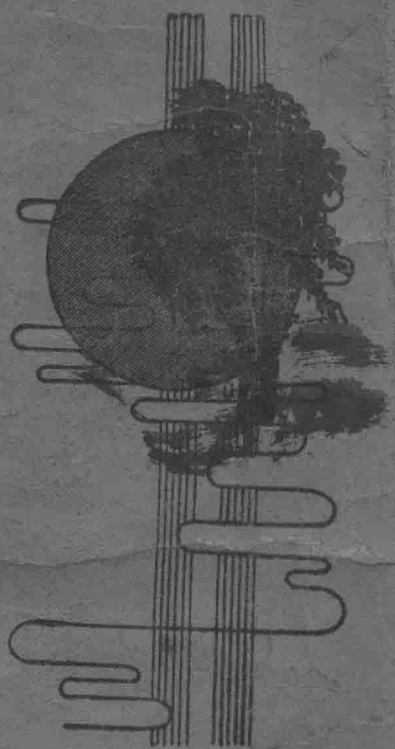


左宗棠家書

左宗棠家書



大漢圖書供應社刊行

所 版
有 權

版 出 月 十 年 三 二

點 標 式 新

書 家 棠 宗 左

冊 一 裝 洋

角 六 價 定

寅 協 胡 者 點 標
蝶 夢 周 者 閱 校
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
店 總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
支 路 州 福

！歡較蒙之少準檢信。隨一且美潔，印對圖本
迎，惠弊發確貨添外時，定觀，紙刷嚴書社
之尤顧，多，照配埠加並價，裝張精格；出
至所比如塞無數，來碼不劃並訂整良，校版

章 簡 購 函 埠 外

帶，由信局。木件不費每書不因觀免票不外二洋足有實
力本購資匯一社，曾洋件掛（收之油受須（收國角十（照餘價（
之社書洋款如不如掛八另號（四）揭紙溼競（郵以足（補寄加（
義無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不寄，油凡票上通郵。還（寄
務代自，書民責遺之。挂奉欲開來如紙寄票一者用票，成費
。付出均，信任失郵（號，將者，不以郵概及，代不，照

！竭誠惠臻迅力涇河南批另展。訂者猥局託書各本
誠歡顧如應供圖路口南發關營購嘉蒙經廣籍種社
迎，荷完益檢配。泗於社本發為日許，讀。售。書。原。點。版

新式標點 左宗棠家書

致霖兒（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）

久不作篆，偶爲霖兒書千文仿本五紙寄去，須玩其用筆之意，以濃墨臨之。

字諭霖兒知之，閱爾所寫請安帖子，字畫尙好，心中歡喜。爾近來讀小學否？小學一書，是聖賢教人做人的樣子，爾讀一句，須要曉得一句的解，曉得解，就要照樣做。古人說：「事父母，事君上，事兄長，待昆弟，朋友，夫婦之道，以及灑掃應對進退，喫飯穿衣，均有現成的好榜樣。」口裏讀著者一句，心裏就想著者一句，又看自己能照著者樣做否？能如古人，就是好人，不能，就不好，就要改，方是會讀書，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。我心裏就歡喜者，就是爾能聽我教，就是爾的孝。早眠早起，讀書要眼到——一筆一畫莫看錯——口到——一字莫含糊——心到——一字莫放過——寫字——要端身正坐，要懸大腕，大指節要凸起，五指爪均，要用勁，要愛惜筆墨紙——溫書要多，遍數想解。讀書要細心聽解，走路，喫飯，穿衣，說話，均要學好樣——也有古人的樣子，也有今人的樣子，揀好的就學——此紙可粘學堂牆壁，日看一遍。廿三夜四鼓，癸叟姪覽之。郭意翁來，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，凡百順吉，我爲欣然。爾今已冠，且授室矣，當立志學作好人，苦心讀書，以荷世業。吾與爾父漸老矣，爾於諸子中年稍長，姿性近於善良，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，爲家門計，亦所以爲爾計也。爾其敬聽之。讀書非爲科名計，然非科名不能自養，則其爲科名而讀書，亦人情也。但既讀聖賢書，必先求識字，所謂識字者，非僅如近世「漢學」云云也。識得一字，卽行一字，方是善學。終日讀書，而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，乃能言之鸚鵡耳。縱能掇巍科躋通顯，於世何益？於家何益？非惟無益，且有害也。馮鈍吟云：「子弟得一文人，不如得一長者，得一貴仕，不如得一良。」

農一文人得一時之浮名，長者培數世之元氣，貴仕不及三世，良農可及百年。務實學之君子，必敦實行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。科名亦有定數，能文章者得之，不能文章者亦得之，有道德者得之，無行誼者亦得之，均可得也。則盡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？此志當立。爾氣質頗近於溫良，此可愛也。然丈夫事業，非剛莫濟。所謂剛者，非氣矜之謂，色厲之謂，任人所不能任，爲人所不能爲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志向一定，併力赴之，無少夾雜，無稍游移，必有所就。以柔德而成者，吾見罕矣。盡勉諸家世寒素，科名不過鄉舉，生產不及一頃，故子弟多樸拙之風，少華靡佻達之習，世澤之賴以稍存者，此也。近頗連嫗官族，數年以後，所往來者，恐多貴遊氣習，子弟脚跟不定，往往欣厭失所，外誘乘之矣。惟能真讀書，則趨向正，識力定，可無憂耳。盡慎諸！一國有一國之習氣，一鄉有一鄉之習氣，一家有一家之習氣，有可法者，有足爲戒者，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，以成其醇，則爲一國一鄉一善士，一家不可少之人矣。家庭之間，以和順爲貴，嚴急煩細者，肅殺之氣，非長養氣也。和而有節，順而不失其真，其庶乎用財有道，自奉寬過於儉，待人寬過於厚，尋常酬應，則酌於岐報可也。濟人之道，先其親者，後其疏者；先其急者，次其緩者。待工作力役之人，宜從厚償其勞，憫其散也，廣惠之道，亦遠怨之道也。人生讀書，得力祇有數年，十六以前，知識未開，二十五六以後，人事漸雜，此數年中放過，則無成矣。勉之！新婦名家子，性行之淑可知。妃匹之際，愛之如兄弟，而敬之如賓，聯之以清，接之以禮，長久之道也。始之以狎暱者，其未必悞；待之以傲慢者，其交不固。知義與順之理，得肅與雝之意，室家之福永矣。婦女之志向習氣，皆隨其夫爲轉移，所謂「一牀無兩人」也。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，此正可自驗其得失，毋遽以相責也。孟子曰：「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。」胡雲閣先生，乃吾父執友，曾其麓山研席數年，詠芝與吾齊年生，相好者二十餘年。吾之立身行事，詠老知之最詳，其重我非它人比也。爾今壻其妹，仍不可當鈞敵之禮，無論年長以倍，且兩世朋舊之分，重於嬾姬也。尊之曰先生可矣。爾婚時，吾未在家，日間文書紛至，不及作字，暇間爲此寄爾。自附於古人教子之義，不知爾亦謂然否？如以爲然，或所見各別，可

一一疏陳之，以覘所詣也。

致孝威（庚申正月三十日）

孝威知之：我於二十八日開船，是夜泊三汊磯，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，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。南風甚正，舟行順速，可毋念也。我此次北行，非其素志。爾等雖小，當亦略知一二。世局如何，家事如何，均不必為爾等言之。惟刻難忘者，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，氣質毫未變化，恐日復一日，將求為尋常子弟，不可得。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。夜間思及，輒不成眠。今復為爾等言之——爾等能領受與否，則我不能強之，然固不能已於言也。——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，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，不辨明句讀，不記清首尾，是目不到也；喉舌唇牙齒五音，並不清晰伶俐，蒙籠含糊，聽不明白，或多幾字，或少幾字，祇圖混過，就是口不到也；經傳精義奧旨，初學固不能通，至於大略粗解，原易明白，稍肯用心體會，一字求一字下落，一句求一句道理，一事求一事原委，虛字審其神氣，實字測其義理，自然漸有所悟。一時思索不得，即請先生解說；一時尚未融釋，即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，務期了然於心，了然於口，始可放手。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，時復思繹，乃為心到。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，身在案前，耳目不知用，到何處，心中胡思亂想，全無收斂歸著之時，悠悠忽忽，日復一日，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，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勾當。昨日所不知不能者，今日仍是不知不能，去年所不知不能者，今年仍是不知不能。孝威今年十五，孝寬今年十四，轉眼就長大成入矣。從前所知所能者，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？試自忖之。讀書作人，先要立志，想古來聖賢豪傑，是我者般年紀時，是何氣象？是何學問？是何才幹？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？想父母命我讀書，延師訓課，是何志願？是何意思？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，父母常背後誇贊者，是何好樣？斥責者，是何壞樣？好樣要學，壞樣斷不可學。心中要想個明白，立定主意，念念

要學好，事事要學好；自己壞樣，一概猛省，猛改，斷不許少有回護，斷不可因循苟且，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，方可慰父母之心，免被他人恥笑。志患不立，尤患不堅，偶然聽一段好話，聽一件好事，亦知歆動羨慕，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，不過幾日幾時，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。此是爾志不堅，還由不能立志之故。如果一心向上，有何事業不能做成？陶桓公有云：『大禹惜寸陰，吾輩當惜分陰。』古人用心之勤如此。韓文公云：『業精於勤而荒於嬉。』凡事皆然，不僅讀書，而讀書更要勤苦。何也？百工技藝及醫學、農學，均是一件事，道理尚易通曉，至吾儒讀書，天地民物，莫非己任，宇宙古今事理，均須融澈於心，然後施爲有本。人生讀書之日，最是難得，爾等有成與否，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。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，再數年依然故我，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？思之思之。孝威氣質輕浮，心思不能沈下，年踰成童，而童心未化，視聽言動，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，屢經論責，毫不知改。孝寬氣質昏惰，外蠢內傲，又貪嬉戲，毫無一點好處，開卷便昏昏欲睡，全不提醒振作，一至偷閒頑耍，便覺分外精神。年已十四，而詩文不知何物，字畫又醜劣不堪，見人好處，不知自愧，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。我在家時常訓督，未見悛改。今我出門，想起爾等玩鈍不成，材料光景，心中片刻不能放下。爾等如有人心，想爾父此段苦心，亦知自愧自恨，求痛改前非，以慰我否？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，我不在家，爾等在塾讀書，不必應酬交接。『外受傳訓，入奉母儀』，可也。讀書用功，最要專一，無間斷。今年以我北行之故，親朋子姪來家送我，先生又以送致耽誤工課，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，所謂『一年之計在於春』者，又去月餘矣。若夏秋有科考，則忙忙碌碌，又過一年，如何是好？今特諭爾：自二月初一日起，將每日功課，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，便我查閱。如先生是日未在館，亦即注明，使我知之。屋前街道，屋後菜園，不准擅出行走，如奉母命出外，亦須速出速歸。『出必告，反必面』，斷不可任意往來。同學之友，如果誠實發憤，無妄言妄動，固宜引爲同類；倘或不然，則同齋割席，勿與親暱爲要。家中書籍，勿輕易借人，恐有損失，如必須借看者，每借去，則黏一條於書架，注明某日某人借。

去某書，以便隨時向取。

致孝威（二月廿四日）

孝威知之卅日過湖，曾一信寄回，想已接閱。自二月初一入荊河口，至廿四日始抵荊州，五百餘里，竟行兼旬之久，實苦遲滯。今日已雇小車八輛，轎二乘，馬兩匹，向襄陽前去。大約須閏月初始抵都也。爾在家須用心讀書，斷不可如從前悠忽，是所切囑。大一歲，須立一歲志氣，長一歲學問，勿貽我憂。餘俱詳前諭，不多及也。

致霖兒（四月初三日宿松大營）

霖兒知之。滌翁處專人回湘——卅日自宿松起程，大約十四五日可到省——曾寄高麗參、燕窩、阿膠……等物與爾，未知已到否。爾近來病已全愈否？客中聞爾病，憂思頗切，自得初八日家書後，尚未接得續稟。入夏後，光景何如？爾體質頗弱，藥餌調理固不可少，然安心靜養，尤其所急。日間隨意寫字看書，不必久坐久讀也。我於旬日內外，由宿松出江，買棹西還，大約端節後方可抵家。金陵官軍各營，於閏月十六日敗潰，大局頓壞，時事日非，殊堪悲嘆。歸後仍須鄉居爲避世計，可告汝母知之。

致霖兒（廿九日辰刻）

我於廿日由宿松啓行，廿七日舟泊岳州，見阻風南津港，候北風發二三日，卽抵家也。過鄂時，適接爾十一日信，言病狀頗詳，我心稍稍放下。詠老贈人舊陳阿膠與爾，意厚可感耳！

致孝威（九月初四日章門營次）

孝威覽之。啓行後廿六日抵章門，途間接滌帥信，寧國府於十二日失守。滌帥方遣李次青觀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，正值張副憲——帶——內召，因欠餉軍潰，賊遂漸窺嶺防。次青抵徽甫數日，分所部兩營防叢山，賊至敗走。滌所派援之兵亦敗。廿五日，徽郡遂失。次青未知存亡。徽城大而陋，儲糧既乏，百務均未備。次青所部僅二千五百人，入城同守。滌翁派援之鮑軍門一軍，又未到。兵單地險，賊多援緩，此城之失固在意中。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，滌翁在祁門，崎嶇險阻，地逼勢孤，亦殊可危。安慶獲賊偽文，知逆首陳玉成有分兩路上行之說：一擾皖北，一擾江西。我常率所部五千餘人，由安仁樂平扼婺源，以固江西門戶而通祁門之氣。特慮賊蹤速至，婺源不可得到耳。楚軍自省至江西，沿途整肅，言者以爲向來未有，衆而能整，或可一戰。然賊勢浩大，時局之艱，未知攸濟。燕都夷患逼近，徵調川楚丁赴援，尤時事之大可憂者。我既挺身任事，亦不敢有所推諉。竭吾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而已。爾身體尙未復元，凡百宜知保養，毋貽我憂。爾母前有攜爾往外之說，未知果否。讀書亦可養身，只要有恆無間，不在功課之多。萬方多難，吾不能爲一身一家之計。爾年幼弱，諸弟更小，須一切稟母命行之。所有讀書做人爲終身之計者，吾曾爲爾言之。時記我言，免我憂慮爲要。

致霖兒

(十月廿三日景德鎮行營)

霖兒知之。接兩次家書，均未及復。軍事甚煩，又未開仗，亦無可言者。皖南賊衆且悍，滌帥居祁門，未爲得地。今羣賊環伺，應接不暇。所恃者鮑張兩軍，及我部五千餘而已。現發老湘桂勇及右營六營截剿安仁竄匪——即由粵楚邊界竄入江西者——賊已聞風遠竄，已飭星速追剿。如前途有兵遏截，可期悉數殲除。惟皖境賊氛日逼，當速進屯溪扼之。是處介休寧徽郡之間，相距各四五十里，爲休歙之賊所必爭。到此當有數大惡仗，惟當慎以圖之。自抵樂平後，大明軍令革一營官戴國泰三什長斬一勇一夫責革吸煙勇丁三十餘名，軍事日有起色。

如果餉需無缺，專心兵事，當有可觀。江西官民喜其毫無擾累，惟索餉則頻頻不應，無如之何。如東征釐餉，可月得三萬五千兩，專濟我軍。已向郭意城詢之。——則當請於滌帥，以此濟我之困，免得仰面求人耳。王興多病，不耐勞，李貴亦然，故俱棄之。凡營中革逐之人，不得其意以去，到省後必造作一番謠言，可置之不聽。爾在家，以養身讀書爲事，一切均經諄諄訓誡，勿貽我憂。英人事已於九月十二三互換和約，聞鑾輿返宮，根本幸尙無恙。然辱甚矣。東南賊勢，盡取皖南，只看數月內有幾否。江浙皖軍事均不堪問，以無將之故。滌公處人才亦乏，調鄉泉不來，旨不允。子春亦爲駱中丞帶去，只一魏質齋可調。我曾請之滌公，滌恐南中不肯令其來也。李金喝之爲人，我所深悉，然求之江皖尙少有及勇者。此子留之湘中，無人駕馭，終必爲患，故我意調之。王永章、周達武、陳品南已請之滌公矣。滌公於我極親信，毫無間言，惟才略太欠，自入窘鄉，恐終非戡亂之人。我此去要盡平生之心，轟烈做一場，未知能遂其志否。家中用度及延師之費，每年由營中付二百金歸，省需用之足矣。此外斷不准多用，斷不能多寄，致損吾介節。劉王諸兄見我寒苦，以四百金存我家中，我不知也。可以二百金劃存家中，以二百金請吳翔岡代製好劈山，切勿用動爲要。——且等我下次信到再說。——明日大隊拔向婺源，我自率親兵二百先到祁門一行，再由祁赴婺，會師進屯溪。爾母體氣何如？念念少雲處，忙中未及致書，可卽以此示之。

致阿霖

十一月初九日

阿霖知之：前月十七日，得安仁警報，卽派六營截剿，得獲大勝，賊竄入德興，又發四營迎擊，一戰遂克復縣城，賊竄婺源。我兵追到，一戰卽鼠竄浙界，共斃賊五六千，解散數千，拔出男婦數百，而我軍僅一弁帶傷。——後物故——又兩勇陣亡而已。此次新軍甫試戰事，而十日之間，連獲三捷，克兩城，未亡一卒，則訓練之效也。將士勇

氣百倍，若慎以用之，當尚有數好仗可打。昨夜得滌翁密緘，建德失守，普鎮敗退，勢逼饒景。我已前調梅村石泉諸軍，速回景鎮。諸軍克婺後，尚留於彼，以資鎮壓。明日可到。聞此信後，又加調老湘、桂營二千併來，約十二日可到。諸營到齊，當可穩打。此賊是偽忠王李秀成，人數實有四五萬之多，頗稱兇悍。從蘇州而來，楊厚菴曾於南陵途次親見之。且與諸友察看機勢圖之，江西無一枝好兵相助，各處又急，則咨請速援。而月餉則吝不之與，實爲可惱。暫尚未大欠，然新軍必須如期發數月，乃可欠也。浙撫奏請我督辦浙中軍務，——答應四萬一月餉。——旨意詢滌帥，微甯可少此軍，則令赴浙，滌必不放我，我亦不肯背滌也。家下事，我無心問及一切，有爾母在，謹聽教誡，毋貽我憂。

致霖兒（臘月十一夜三更）

字諭霖兒知之：前兩次緘示，德興、婺源諸捷，及守景德鎮、浮梁城，擊退大股逆賊諸捷，想可得覽。諸賊方翕聚江皖之交，與滌公及我爲難。年內尙有大仗開，將士心志漸孚，當尙可用。可告爾母放心，吳翔岡代我造劈山、桿，曾以公牘私函致之。由若農觀察轉遞，爾接此信，可攜銀二百兩送去，親交翔岡。千萬千萬，袁升家信來，需銀甚急，渠請付銀六兩，交其弟袁明，爾可令何三、叫袁明來家付之。何三在家當差甚苦，我曾諾以每月三金，不可失信，爾可告汝母照給之。此項及墊發袁升薪水，均應在營中賬目上支取，俟後有便，再寄歸也。多隆阿、都統及李希菴廉訪，在皖北打大勝仗，四眼狗求救於皖南諸逆首，或者皖南之賊，此後尙易打。然石逆餘黨，又從湖南竄入江西，悍而且衆，又是楚軍之累耳。成軍以出，忽忽半載，功業未建，轉瞬又逼殘年，思之愧憤。幸體氣較在家時尙健，可勉力支持。楊石泉因葬親故暫辭歸，贈以二百金，固却不受，只取四十兩作盤費。其在軍勞不言功，性情恬淡，尤爲可敬。克菴勤懇，梅村沈毅，真君子也。梅村已保臬司銜，克菴保知縣，知州銜，石泉保知縣，同知銜，花

翮然均不樂受，卽此已非他營所能有矣。少雲處忙時不及作信，可以此示之。

致孝威

（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）

孝威知之接臘月初十日稟知家中清吉，爾兄弟姊妹均好，甚爲欣然。爾年已漸長，讀書最爲要事。所貴讀書者，爲能明白事理，學作聖賢，不在科名一路。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，卽不得科第，亦曰尊貴。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，作幾句工緻詩，摹幾篇時下八股，驅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，究竟是甚麼人物？爾父二十七歲以後，卽不赴會試，祇想讀書課子，以綿世澤，守此耕讀家風，作一箇好人，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。生爾等最遲，盼爾等最切，前因爾等不知好學，故嘗以科名款動爾。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，我豈望爾等科名哉？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，三六九日作文兩篇，雖見爾近來力學，遠勝從前，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，志趣尙非遠大。且爾向來體氣薄弱，自去春病後，形容憔悴，尙未復元。我與爾母每以爲憂，爾亦知之矣。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，聰明強固，蓋義理悅心之效也。若徒然信口誦讀，而無得於心，如和尚唸經一般，不但毫無意趣，且久坐傷血，久讀傷氣，於身體有損。徒然揣摩時尙腔調，而不求之於理，如戲子演戲一般，上台是忠臣孝子，下台仍一賤漢，而且描摹刻畫，鉤心鬥角，徒耗心神，尤於身體有損。近來時事日壞，都由人才不佳，人才之少，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，留心本原之學者少。且人生精力有限，盡用科名之學，到一旦大事當前，心神耗盡，膽氣薄弱，反不如鄉里粗才，尙能集事，尙有擔當。試看近時人才，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？八股愈做得入格，人才愈見庸下。此我閱歷有得之言，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。讀書要循序漸進，熟讀深思，務在從容涵泳，以博其義理之趣，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。所以養心者在此，所以養身者在此。府試院試，如尙未過，卽不必與試。我不望爾成箇世俗之名，只要爾讀書明理，將來做一箇好秀才，卽是太幸。軍中事多，不及詳示，因爾信如此，故略言之。李貴不耐勞苦，來營徒多

一累其人不能學好，留之家中亦斷不可！我寫信與郭二叔，求他轉薦地方可也。家中大小事件，亦宜留意。家有長子曰家督，爾責非輕，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，須去盡童心爲要。

致阿霖（二月三日）

阿霖閱之，由意城南坡處所寄之緘均到，但不快耳。自到梅源橋初九日一捷後，聞祁門有警，即分援之；而令四營羅近秋黃有功李世顏黃少春……等隨鮑軍追賊。正月廿六，又獲一大捷，江西九江饒州各屬一律肅清，建德亦無賊——池州府屬——鮑軍之力多也。見接探報，徽甯大股竄入婺源，又須親往剿辦，真是應接不暇。耳兵事一切已詳致二伯信中，可與少雲大姊同閱後寄去。自頃連戰數次，皆無損折，計自成軍至今，陣亡者不過數人，帶傷者不及百人，病故者亦少。將士之心日益親附，爾所聞於翔岡者，多非確實之談。外人多畏我嚴，多謂我尙氣，殊不知我此不足辨耳。爾今年小試，原可不必，只要讀書明理，講求作人，及經世有用之學，便是好兒子，不在科名也。和官竟吸洋煙上癮，我前數日始知，擬即遂令回家。克菴梅村諸公云：「縱其回家，恐一發難斷癮，不如姑留此間，交李幹青先生照料，看其能戒與否再說。」我姑聽之。爾小楷宜學帖，方有可觀，讀書總要涵泳從容，不可圖快潦草。切切我在外於家事一切全未念及，亦實無暇，爾可漸學料理。陸文安當家三年，所學大進，可知人情世故上有真學問，真經濟，在只要人遇事留心耳。爾母體氣何如？諸姊好否？有便可詳及之。黎爾民、周慶生不能學好，雖至戚當敬而遠之。我體氣甚好，無須望念。景鎮士民送萬民旗傘，遇便當以傘送祠堂，旗則留營備用也。明後日當率師赴婺源剿賊，臨行草此，不能多及。

致孝威（三月初六日）

孝威知之入春以來，追剿池州之賊，連擊徽甯、江之賊，均獲勝仗。惟老湘各營，甲路之役，稍有挫折，然全師還鎮。——殺賊四五千——亡傷不及百名，於大局無傷也。僞侍王李世賢，率大股由婺源陷樂平，繞道鄱陽，故縣渡昌江而北，曾滌翁以我軍方擬下剿，景鎮未可空虛，調皖南鎮陳公——大富——率所部五千餘來鎮防守。二月廿日到鎮。我見其兵勇欠餉太久，——私給米百石，銀一千兩，並飭局籌錢千四百串，銀六百兩，米千餘石濟之——又宥雜無章，心竊憂之。然念其上年固守南陵四月之久，尚未潰敗，意其或能守此要區，遂將景鎮防務，交其照辦。廿二日親督各營下剿，駐鮎魚山，進金魚橋，廿六、七、八、九等日，均獲勝仗。廿九之戰，斃賊三千有餘，陣斬賊目多名，極爲痛快。不料陳鎮軍違我囑託，堅執「守近不守遠」之說，棄柳家灣要隘不顧，於地勢情形全不考究。兵勇多難處民間，不聽調度。賊知我軍下剿，景鎮空虛，遂於二十八、九等有由磐丹街竄踞柳家灣。卅日午刻撲犯景鎮，陳公陣亡。景鎮遂失，所部有鳧水逃潰者，有溺斃者，有降賊者，殊堪痛恨。景鎮距我軍六十餘里，賊到即破，無從求援。——景鎮既失，米糧無從採辦——我以孤軍據於四面皆賊之地，相逼愈甚，不得已率全軍於三月朔辰刻移駐樂平。幸廿九日大捷，將此路打通，沿途尙無阻礙。惟祁門音信隔絕，不知滌帥得景鎮失守之信後，如何布置？又僞忠王一大股直竄臨江，樟樹鎮及新淦縣……等處，意在渡章江以趨萍鄉，而江西各郡蹂躪殆遍，省城亦殊岌岌。我北顧祁門，南顧章門，日夜愁思，期於兼顧。一軍七千餘，——睦章、羅新募之勇已到且接仗矣——欲敵數十萬之賊，不敢謂力不足也。賊衆且悍，積年叛卒，多降附之，故其勢日益披猖。東南大局，實不堪設想，亦惟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，成否固不計也。德興婺源之捷，已奉三品京堂之恩旨，而部文迄今未到。吳彤雲內翰爲我請得祖父兩世之誥軸，今交履祥費回，可敬謹收藏，以答先澤。——軸內諱氏未填，可以泥金薰沐填寫——履祥老實勤快，尙是子弟中之好者。今令其歸，其口糧銀兩均由東征局會兌，本分之外，給以廿兩。祿不昭肯歸，亦尙無大錯，聽之和官無用，烟癮尙未脫，遣之歸以省我累。聞爾母脚氣時發，

恐難速愈；老年氣血衰耗，殊爲念之。爾與諸弟一心讀書學好，乃慰我意。外事不必問，軍中事冗，我亦不時寄家信，轉以無信爲平安耳。

致孝威（三月二十日樂平營次）

孝威知之前信發後，僞侍王李逆大股調攻祁門，賊黨十數萬，回攻樂平。此賊蓋憚我軍聲威，忌我之撓其後路，故以全力來犯。幸賴諸將士之力，初六、初十、十四三大捷，逆賊喪膽，仍向徽州竄去。賊中大頭目僞京衛軍大佐將李逆尙揚，已經陣斬。——衡州清泉人，咸豐二年從賊，其位號係下侍王一等——李逆世實，聞亦帶傷而逃，所供之天德王——一金像妖神長九寸許——并被奪獲。此賊自前年陷三河，去年陷金陵，官營陷徽州，嚴州志得意滿，賊黨多張國樑周天受……等，卒故凶殘更張，不料竟爲我軍所破也。初十日勝仗，前營官羅鏡秋陣亡，十四日勝仗，史哨官聿舟陣亡，最爲傷心之事。此兩人者，血性膽識，均能造成第一等將官，不料感我知遇，竟以死報也。現在滌帥移節休甯，婺源最爲緊要，我軍明日當拔營往援助之。狗逆由英霍破黃州，胡詠翁駐節太湖，兵力太薄，兼患病甚篤，殊爲可危。江西吉安復陷，臨江瑞州岌岌，恐賊將直趨潯陽也。賊多且悍，辦賊之人太少，東南事勢，不堪設想。我帶兵在外，一切無所疑慮，只恐餉源日竭，不能行其志耳。咨稿鈔付一閱。

致孝威（三月廿九日德興大營）

孝威知之前一緘，由驛轉遞撫署，托意城叔飭交，未知接到否？近剿僞侍王李世賢大股，六獲大捷，饒景浮、梁樂平、婺源一帶肅清。賴王梅村、劉克菴諸君子及各營將士之力，得以化險爲平。現在追至德興，賊已遠遁，此股實已胆落。惟僞英王四眼狗圍撲安慶，官軍勢殊岌岌，胡詠翁在太湖，兵力單薄，可危之至。而僞忠王李秀成一

股，已陷吉安瑞州臨江九江……等郡，均無健將精兵，足資戰守。江西腹地糜爛，吾湘邊防亦棘。擬將侍逆一股，再加痛剿，然後西趨肅清江楚邊界也。賊勢甚張，戡亂之才，實不多觀。若更有數軍如楚軍者，必不致任賊橫行也。我精力尙勉強支持，然年已五十，志慮實不如前，深恐貽誤。時局方艱，思之倍深懷懍耳。爾母腳氣舊恙愈否？四姊近時體氣如何？大姊已回長沙否？江西袁瑞兩郡爲吾湘入江通衢，此後既不免中梗之患，家信由驛轉遞，難期速到。遇有信脚來家取信，可便附數字與我。附來咨稿一件，閱後可送少雲。意城南坡……等處閱之，我原有咨致撫署東征局，恐日聞袁瑞有梗，未能到也。履祥回時，曾寄兩代封軸——是吳桐雲代我請者——已接到否？

致孝威

(四月十五日廣信營次)

孝威知之：數日前一書寄湘，由仲雲轉遞，當已得覽。日間駐師廣信，李逆世賢已聞風遠颺，章門東路之患少紓。惟逆首李壽成陷瑞郡後，兇燄日熾。四月初二日，平江營郭源和後營李金賜被賊圍裹，全軍盡陷。李金賜聞已降賊，現緘致各帥，留心偵察，慮其冒官軍以給我也。狗逆入後，多都護頻得勝仗，鮑軍已渡江援皖，濬帥移節東流，如章門西路事勢再緊，我擬率全軍赴之，但不知濬公以爲如何耳。

致孝威

(五月十二夜景鎮大營)

孝威知之：朱少春彭立鳳來營，得爾四月十四日稟件一切具悉。爾母腳氣雖愈，然頻年必數次舉發，近時舉發更勤。衰老之年，氣血虛耗，非藥餌扶之不可。上年我東行時，以四百金留之家中，餘付二百金交翔岡辦劈山礮，所存僅二百金。自爲爾完婚後，此二百金必已用盡無存。前信託黃兩坡代挪二百金付家中，備爾母藥餌及

先生歲修之用，嗣有信囑爾勿往取，即南坡送來，亦不可受。——當速還之，千萬千萬！——家中缺用，可於少雲處通挪，俟我寄還。如少雲處有銀可借，暫借二百金，庶藥餌不缺，病可速痊。鄒君方既已見效，每日一帖，不可間斷。此爾與新婦事也。每歲我於薪水中有二百金，爲甯家課子之費，上年曾見之公牘，不可多取欺人。家中除爾母藥餌先生飲饌外，一切均從簡省，斷不可浪用，致失寒素之風，啓汰侈之漸。惜福之道，保家之道也。閱爾屢次來稟，字畫均欠端秀，昨次字尤潦草不堪，意近來讀書少「靜」「專」兩字工夫，故形於心畫者如此，可隨取古帖細心學之。年已十六，所學能否如古人百一試自考而自策之。古人云：「少時不學老時悔。」此語可常玩味，勿虛擲韶光爲要讀書不爲科名，然八股試帖小楷亦初學必由之道，豈有讀書人家子弟八股試帖小楷事，事不如人而得爲佳子弟者？勉之勉之，毋使我分心憂爾。兵事一切，毋須數數問及，我有事飭爾辦理，可遵命行之，否則不必理會。——如劉竹亭吳翔岡何必數數往來？——親戚家佳子弟極少，爾此時在塾讀書，亦非講交游結納之日，一切往來應酬，可省則省，萬勿效時俗子弟，專在外面作工夫也。切記切記！樂平諸捷，化險爲平，全賴梅村克菴及諸將士之力，乃公何力之有？頃奉有諭旨褒嘉，並得頒賞撥指翎管小刀火鐮荷包……等件，惟有望闕叩頭謝恩，感激涕。我以一書生，謬忝戎務，頻年忝竊非分，洊擢京卿，茲又特承此異數，賜予駢蕃，爲自古草茅下士所無之遭際。思國恩高厚，報稱爲難，時局方艱，未知攸濟，亦惟有竭盡心力所能到者爲之，期無負平生之志而已。賊勢外肆中枵，非必不可了之事，惟軍興既久，餉絀日甚，我軍欠餉三月有餘，刻憂饑乏，有時事機必赴，而運掉不靈，無如之何。幸諸將士相從日久，知我無絲毫自利之心，尚不至十分迫索耳。兒輩在家，知乃公行間艱苦，必不敢安逸享受，當益刻厲自修，以慰我意也。仲父何時返長沙？事多不及時作家書，如詢近狀，可卽以此呈覽。周慶旣不可用，不必令其前來，前已諷及矣。

致筠心（五月十三日）